

何以解忧

□ 李勇鸿

暮春午后,阳光正好。我依旧出了小区去散步,走着走着,还是在那座石桥上停下了脚步。倚着石栏,望一河水缓缓地流,也望见那个男人静静地站在河边,守着他那根鱼竿。多少个日子,我走过桥头总要向他张望几眼;他也是整日这般风雨无阻地坐在河边,像一尊被岁月忘了搬走的雕像。有时候,黄昏里他提起桶,把钓到的小鱼哗啦啦倒回河里;有时候,又见他提起半尺来长的鱼,轻轻往空中一抛,那鱼划出一道亮闪闪的弧线,扑通落进水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偶尔,我们在桥头遇见,我心里想问:老兄,你这般痴迷钓鱼,到底图个什么?他却一脸微笑地从我身旁走过,身上带着阳光的味道,河水的味道,还有钓鱼独有的那种沉静的味道。

我在行政机关工作几十年,一眨眼就到了退休的年纪。家里人怕我冷不丁闲下来不习惯,特意买来笔墨纸砚,说写写画画好消磨时光。亲戚朋友也热心,太极拳、合唱团、徒步走,一样一样地推荐过来。可我是个没长性的人——书法练了几天,笔就搁下了;太极打了几套,那身宽松的衣裳就没再穿过。末了,还是每天沿着小城这条河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从前的日子就跟着脚步一起涌上来了。

说起来,我从小就喜欢读书。那时候住在农村,家里穷,村子里也寻不出几本书来。只记得有个外地的村医,住在卫生室里,他手头有一本《水浒传》,纸都发黄了,边角也卷了。我死缠硬磨终于借了来,晚上凑在煤油灯下看,灯芯一跳一跳的,映得书页忽明忽暗;放学了钻进麦草垛里看,草屑粘了一头一身也顾不上。书里头好些字当时都不认得,就囫圇吞枣地读过去,倒也把那梁山好汉的豪气与义气,读得气吞山河,热血沸腾。

1978年春天,我跟着父亲进了县城读书。小城里有了像样的书店,有了图书馆,我像一头闯进了菜园的牛犊,恨不得把能啃的都啃一遍。读的书多了,手也痒了,有一回写的作文竟在校园里传着看。那小小的得意,像一粒火种,把读书的念想烧得更旺了。

后来参加工作了,第一站是电影院。小县城人口少,每晚一场电影,放完了,不过两个钟头的事业,一天的工作就结来了。别的同事下了班,打牌的打牌,喝酒的喝酒。我呢,一个人窝在二楼放映室旁边那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那二楼是真安静啊,整个天地好像都是我一个人的。读书,看窗外的风景,对着墙发呆——那些夜晚,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充实,那么饱满。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试着把平常的日子写成文字,寄到小县城以外的远方去。等了很久,盼了很久,终于有一两篇稿子登在了报刊上,看似简单的生活变成铅字也闪着亮光,有了温度。可那点稿费,不过几块钱,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跟朋友得意过,跟家人欢喜过,转身就进了书店,换成一摞新书,抱回来接着读。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读了好多书却未曾遇到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倒是一天比一天痴迷书籍,家里人看我像个书呆子,没少埋怨:书能给你吃还是能给你穿?整天抱着个书,能当饭吃吗?我笑笑,也不辩解。说来也怪,我这辈子虽然命运中有一点坎坎坷坷,但也总体顺风顺水,平平安安。回头想想,桩桩件件都跟读书连着筋、扯着肉。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文章多次在报刊上发表,也成了小县城有点小名气的人物。有一天,党政机关要挑几个写材料的人,天上一块馅饼竟然也落到了我的头上。就这样,我进了机关,开始了和文字打交道的生涯。

那些年,政府倡议机关干部外出创业。恰逢省城一家报社招聘记者,我报了名,竟考上了。在大城市里,白天采访写新闻,晚上还是放不下文学的书。慢慢品出来了——只要文字底子在,不管是写公文还是写新闻,都像顺水推舟,不费太大力气。几年后回归机关,我又干起了新闻宣传工作,正是自己坚持不懈地读书写作,才没有被时代的风浪拍倒在沙滩上。从此,在为家乡鼓与呼的岗位上,虽谈不上有声有色,也算岁月静好。

如今退休了,不打牌,不喝酒,也没有其他爱好。每日除了读书写作,就是喝茶散步。有人问我:这日子,不嫌寡淡?我只笑笑。其实那些书里头,藏着一味顶好的药。

前些日子,为一点小事心里不痛快,闷了两天。夜里翻出一本旧书,是几十年前用第一笔稿费买的。纸已经发黄了,翻开还有当年煤油灯的气味。读着读着,那点郁闷竟像冰块见了太阳,悄悄融化了。昨日,老同事打电话来诉苦,说儿女不听话,老伴不省心,活着没意思。我放下电话,正好读到东坡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心里忽然亮堂了。打电话告诉他,他在那头沉默半晌,说了一句:“还是你活得明白。”

其实,不是活得明白,是书读得多了,就看得清楚了。读书能让人看见昨天——翻开《史记》,两千年前的人和事,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他们的得意、失意、欢喜、悲伤,和你今天经历的,竟没什么两样。读书也能让人看见明天——那些先贤哲人的话,像一盏盏灯,照着前面的路,让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值得在乎,什么根本不值得一提。读书还能让人看见今天——外面再吵,关上书房的门,世界就安静了。心浮了,读几页唐诗宋词,仿佛夏天喝了一碗凉茶;气躁了,读几页古文,又像被一只厚实的手轻轻按住了肩膀。

人生中的所有烦恼、忧愁,到了书跟前,都成了小事。读书世界就在眼前,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读书不但可以丰富知识,更可以滋养灵魂。一本好书,就是一剂清凉散。

昨夜翻书,又读到曹孟德那几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合上书,忍不住笑了。杜康哪里解得忧?酒是越喝越糊涂,书才是越读越明白。不由得想起那个钓鱼人,他守着鱼竿,我守着书。守来守去,守的都是同一个心境。

又是午后,风轻云淡。我合上书,出了门,又往那座石桥走去。钓鱼人专注着水面,我却想着自己的感悟: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这时,他的鱼竿猛地一下拉起,一条鱼飞上半空,我们目光相遇的瞬间,全是各自阳光般的微笑。

我的父亲陈忠实

□ 陈海力

我的老家西蒋村是白鹿原下的一个小村子,我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那时农村家家都差不多,都很贫穷。从五六岁开始记事起,父亲就一直是周一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周末才会骑着自行车回来,而每次回来父亲的包里都会有一两个面包或者几根麻花。这些食品对于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好吃的食物,以至于后来每到周末的下午,我都会和姐姐去村口等父亲。其实那都是父亲用平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买的。后来父亲回忆起这些,他说我再难也不愿看到我们因为没有看到面包而失望的眼神。

父亲一生都在苦苦地追寻他的文学梦想,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忽略了他的家庭责任。在父亲年轻的时候我们家更贫穷,甚至因为没钱交学费而休学一年,最终没能考上大学。没有进入高等学府也是父亲一生的遗憾,所以在对我们姐弟几个的教育上,父亲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创造好的条件。1980年父亲调到灞桥区文化馆工作,他刚一安顿下来,就把在村里上小学的大姐转到了教学条件更好一些的灞桥镇上,而他一个人一边要忙工作的交接,一边追求着自己的文学梦,一边还要照顾姐姐的

生活起居。

父亲是一心想要我们都考上大学,但对我们的将来却从不规划,甚至都很少教育我们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现在想来,父亲这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言行给我们诠释做人的道理。甚至他自己就像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刻用他那颗敏感而深沉的心观察着我们,只要不出格,你们就自由地成长。

在我的孩子即将上小学时,我希望父亲能给孩子写一些寄语,结果一周之后,父亲写出了五个字:“更上一层楼”。母亲看了还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这么大大一个作家,憋了一周就写出这么一句平常的话来,父亲只是嘿嘿地笑。其实我理解,父亲对他的孩子都一贯如此,更不会对他的孙子辈的成长做出什么具体期望。

父亲一生都恪守节俭,他从来都不会计较也不会关心什么名牌奢侈品,衣服只要穿着得体舒服就行,甚至还坚持着再旧的衣服只要没破就继续穿,这也就让很多人戏称父亲为文坛老农。但父亲有一个常年坚持的习惯,就是每天出门前都会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把自己收拾得精神抖擞,绝不允许自己的样子看上去邋里邋遢。

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人可以穷困,但不能潦倒;衣着可以朴素,但不能窝囊。

父亲的学历只是高中毕业,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凭着自己内心对文学的执着和骨子里的坚韧。父亲很少跟家里人说他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艰辛,一是怕家里人不理解,也怕家里人替他担心,他一直在默默地坚守着。《白鹿原》的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家窘迫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父亲却和之前几乎没有变化,依然低调、沉稳、内敛,依然觉得最享受的时光就是一个人没人打扰静静地看书。

父亲喜欢安静,父亲也爱热闹。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一位铁杆球迷,但凡西安有足球比赛,父亲都会去现场观看,而且从不愿意坐主席台,只是因为坐在主席台上太过拘束,他喜欢和球迷一起喊一起叫一起手舞足蹈,父亲有许多朋友就是在看球的时候认识的。

父亲一直不会用电脑,也不懂上网。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都会说给他听,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他听完觉得说得不对的只是嘿嘿一笑,既不评论也不反驳,如果是他觉得说得对有理道的,都会要求

我们把文章从网上打印出来给他,自己再仔细阅读。

父亲的生活十分简单甚至是清苦的,在我们眼里他和这个世界上所有普普通通慈祥和蔼的父亲没什么两样。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异常地饱满,对文学的执着早已融入他的血液,即便是在病痛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书本。

父亲的病是去年4月份确诊的,在与病魔抗争的一年里,他不忘初心、乐观平静,与闻讯前来探望的各级领导和各位文友谈笑风生。今年4月29日,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的离世,在陕西乃至全国竟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从国家领导到省上领导,从亲戚朋友到普通读者,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和哀悼。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如果能感知到这一切,他一定会觉得欣慰的。

而我们作为家属在感动的同时也诚惶诚恐,父亲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部厚重的《白鹿原》以及众多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朴素的精神品质,我们将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发扬,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本文写于2016年10月)

白鹿原上忆文魂

——追记陈忠实先生

□ 陈兴云

又回忆起先生时。至今年4月29日,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岁月如白驹过隙,每每想起先生,不禁让人垂泪。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此生有幸两次得以面见陈忠实先生,并聆听先生的教诲,想来美好如斯。

大概是在2002年5月,汉中市文联、市作家协会召开全市文学创作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了陈忠实先生。他目光深邃敏锐,脸部如刀刻般沟壑纵横,看上去伟岸而慈祥。记得在那次会议上,陈忠实先生讲了文学的要义、写作的执念以及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特别强调搞写作的人一定要远离浮躁,舍得名利,耐得住寂寞,吃得下苦,对自己要“狠一些”……这些话至今记忆犹新,深刻影响和激励着我。会议结束后,大家纷纷和先生合影留念,我也鼓起勇气走到先生身旁说:“陈老师好,我也想和您合个影!”先生微笑着同意。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由摄影师转送给我,令我无比感动。

和陈忠实先生第二次见面,是几年后我专程去西安拜访,起因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想请先生为之写序。

那部长篇小说最初名为《机关》,创作于2000年至2002年,几经辗转于2005年以协作出版方式问世。后来我不满足于于此,又将书稿投往多家出版社。200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决定公费出版,次年在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后不久,他们建议我请陈忠实和贾平凹写序或推荐语。我深知陈先生从不轻易给人写序,便先向时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汉中市作家协会主席王蓬作了汇报。王蓬老师那时已经和陈忠实先生交往30余年,两人情深意笃。他鼓励我说:“老陈这个人很随和,应该没问题。”

2009年国庆节过后,我从汉中专程赶到西安。那年陈忠实先生67岁,44岁,相隔整整一代人。当天下午,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陈忠实先生的电话。他听明来意后,让我第二天上午到西安石油大学他的工作室见面。那时先生是该校的驻校作家。第二天一早,我与在西安上大学的儿子一起,提前到达西安石油大学,在儿子同学的帮助下找到先生的工作室。那是一栋非常普通的多层住宅楼,我按照约定时间拨通了先生的电话,他让我直接上三楼。进门时,却发现一楼单元有门禁牌,我不知道密码,等了两三分种,没有其他人进出,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次拨打先生的电话询问,他耐心地告诉了我。

到了三楼,敲门,开门,我终于又见到了威严而慈祥的陈忠实先生。工作室是一处不大的两室一厅,先生站在进门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进门窗户边安放着一对单人布艺小沙发,侧面墙边随意地堆满了书籍和报刊,显得有些凌乱,这让我颇感意外。

先生示意我坐下,我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就开门见山做了自我介绍,再次说明来意,并递上我的书稿和出版合同。先生接过书,从茶几上拿来老花镜戴上,随手翻阅了几页,用清朗浑厚的关中口音说:“你是想让我给你这个书写个序?”我点点头说:“是的。”然后他看了看出版合同,过了一会,先生抬头看着我:“哎呀,这个事咋弄嘛,我哪有时间哩。”我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以先生语气写就的“序”的初稿说:“知道老师非常忙,我提前准备了参考稿。”先生接过一页一页地看完,正色道:“你不晓得,我给自己

定过一个原则,一般不给人写序。因为写序得看人家东西,而看稿子我确实又没时间。况且,小说这东西,见仁见智,我说好,别人不见得说好;我说不好,人家可能不认可,说我老陈胡说哩,不能误导读者。”停了停,他又说:“你这个书,既然出版社看上了,人家给你出版,说明它好,这在基层作者里面了不起,有没有我老陈的序,其实不影响啥。”

我见无法勉强,又拿出一条提前准备好的推荐语,请先生给我写一句话:“作者在党政机关工作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机关生活素材,熟悉机关人物的言行举止心态,刻画到位,尤其是市长柳子奇、市委书记苏阳的‘官样人生’描绘得栩栩如生。”先生接过去仔细看了看,笑道:“你这娃,准备充分,是志在必得哩!”我也笑了,瞬间感到一下子拉近了与先生的距离。他沉思片刻说:“我看这个可以。”说罢找来签字笔,逐字逐句又看了一遍,并在“推荐语”下方空白处郑重写下“陈忠实”三个字和日期。然后递给我说:“你这娃年纪轻轻的,有了这么好的开端,后面要好好写!”我高兴地不住点头说:“好好,谢谢陈老师!”

临别时,我掏出准备好的信封以示感谢。先生见状,表情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你娃这是弄啥哩?我老陈从来不讲这个。你要这样,我就把这个(推荐语)收回。”我见他生气了,便不再执拗,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站着。深深扎进心底,成为此生我永远的痛。先生虽去,风范长存;白鹿原上,文魂永驻。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每一个被他人品和文字照亮过的人的灵魂深处。

(作者系汉中市作家协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白鹿原上的那声叹息

——重读陈忠实《白鹿原》

□ 李建平

书房里的光线有些暗了,我合上那本翻得已经起了毛边的《白鹿原》,封面上的折痕像极了关中平原上的沟壑。窗外的梧桐叶正一片片落下,我忽然想起书里白嘉轩说的那句话:“人这辈子,活的就是个地基。”这话说得实在,就像陈忠实的文字,每一笔都扎在土地上,扎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第一次读《白鹿原》是我上大学那年,只觉得这是一部厚重的家族史,白鹿两家的恩怨纠葛,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在眼前铺开。那时候年轻,读得快,记不住的更多是情节的曲折、人物的命运。如今十几年过去,再翻开这本书,却读出了不一样的滋味——那不是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而是一个具体的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叹息。

陈忠实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写透了

人性里的光与尘。白嘉轩挺直的腰杆,鹿子霖精明的算计,田小娥悲剧的命运,黑娃从土匪到读书人的转变……每一个人物的存在,他写田小娥死后化为房鬼报复乡里,村民们为她造像供奉的那段,读来既荒诞又心酸。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死后竟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生者未曾拥有的尊严。陈忠实没有说教,没有评判,只是平静地叙述,而那种悲悯却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让人久久无言。

这种悲悯,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而是扎根于土地的情。陈忠实是关中的儿子,他笔下的白鹿原就是他的精神故乡。他写麦子怎么种怎么收,写祠堂里的族规家法,写婚丧嫁娶的习俗讲究,每一个细节都带着泥土的气息。他不是“体验生活”,他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才那么真实,

那么让人心疼。读陈忠实,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大起大落的情节,而是那些细微处的人情冷暖。白嘉轩送女儿白灵去西安读书那一段,他站在原上望着女儿远去的身影,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站着。那一刻,一个父亲的坚毅与柔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妥协,都浓缩在这个无声的画面里。陈忠实不煽情、不渲染,只是把场景呈现给你,剩下的,交给读者自己去品。

这种克制的力量,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洞察。他知道,真正的苦难不需要嚎啕大哭,真正的深情也不需要山盟海誓。就像关中的土地一样,厚重、沉默,却承载着一切。

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好的文学。读完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有了答案——好的文学不是让你觉得

作者多么了不起,而是让你看见自己,看见身边人,看见那些被忽略的日常里藏着的深情。《白鹿原》写的是过去的事,但读来却处处映照现在。那些关于坚守与妥协、尊严与生存、传统与现代的命题,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

陈忠实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留下的《白鹿原》还在。每当我感到迷茫或疲惫的时候,总会想起书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想起那片黄土地上的那些悲欢,然后会觉得,眼下的这点困难算什么呢?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风里雨里,守着自己心里的那点念想吗?

窗外的梧桐叶还在落,但来年春天,它们还会再长出来。白鹿原上的故事结束了,但生活还在继续。这大概就是陈忠实留给我们最大的馈赠——不是答案,而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不是道理,而是看见人间值得的那双眼睛。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c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